

当代中国城市建筑个性和传统文化融合的批判与建议

潘岩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土木工程学院，辽宁省阜新市，123000；

摘要：城市建筑作为传统文化的独特载体和语言，理应突出文化个性，发挥传统文化表达、传承、弘扬的阵地作用。但实际上，我国当代一些城市建筑正在失去传统文化个性。文章从城市建筑整体文化主题规划、城市单体建筑（群）与传统文化融合两个角度，就我国城市建筑个性与传统文化融合实践中的问题进行反思分析，并提出了“整体规划、政策导向；立体开发、多元表达；强化教育，以人为本”等三点推进中国城市建筑个性与传统文化融合的建议。

关键词：城市建筑；文化个性；传统文化；反思；建议

DOI：10.64216/3104-9672.25.03.031

引言

建筑不仅是人类生产、生活的实用具，同时也是具有彰显性、持续性、稳定性等优点的文化载体和语言。

所谓“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城市建筑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规划及设计，用建筑语言承载和表达文化，其意义是多元的：一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同时是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的传承和弘扬，增强民族凝聚力；二是提升城市的人文性、审美性，丰富和优化人民精神生活和体验；三是彰显城市个性，提升吸引力，促进旅游经济发展。

1 当前文化与建筑融合的问题分析

1.1 格式化而缺文化性

城市建筑格式千篇一律，体验者从整体上接收不到此城市在建筑文化上有别于其他城市的个性特征^[1]。这在一些新兴城市体现得尤其明显。

例如石家庄，在上世纪由几个自然村落发展为今天一个拥有千万人口的城市。几十年的旧城改造和扩张新建，绝大部分都是几何形建筑。其地标性建筑，如较早的燕春饭店，以及正在兴建的高铁片区超高层地标建筑群，都是简单几何形。主城区有限几个建筑具有传统文化表征，但已不能左右城市整体文化印象。很多人称石家庄是“没有文化特点和积淀”的城市。而实际上，这座城市地处古燕国、古常山郡、古中山国，有着两千多年以上的传统文化积淀。

这座城市建筑失去传统文化个性的主要原因是：第一，城市规划缺少传统文化传承和个性表达意识，新建、改建中少有建筑与传统文化融合的考量；第二，速度与成本的考量。人口增长、经济发展，都使我国大多城市建设更追求建筑成本和建造速度。而放弃文化设计的几

何拼贴式建筑，设计和建造都是模块化，恰好能满足经济与速度兼得需求。

1.2 西方文化更加凸显

并不是说几何式建筑就完全没有文化属性。实际上是中国的城市建筑成了表达西方文化的载体和语言，其普遍特征和诉求是“洋气”。

例如哈尔滨，具有拜占庭风格的“洋葱头”建筑随处可见，哥特式、洛可可式、古典式也不鲜见，大量使用米黄色、公共建筑物上布满了西方宗教主题或纹案的雕饰。尼古拉大教堂、中东铁路俱乐部、哈尔滨工业大学主楼、哈尔滨亚麻厂住宅区等，不仅有新中国建国前的历史遗存，建国后新增建筑也凸显了前苏联结构主义特征——因而又被称为“东方莫斯科”。

再如上海，其建筑整体文化印象是“洋”。但又与哈尔滨明显集中对应某一西方文化不同，上海建筑的“洋”是“万国”式的。不仅有外滩建筑群、百乐门大酒店等老式“洋房”，后建的建筑也多呈现出文化的国际化多样性。如后现代主义风格的上海东方艺术中心，多国联合设计建造的上海环球金融中心——都明显具有西方建筑思想和“现代感”。

其他城市的建筑虽然不像哈尔滨、上海等那么明显地突出西方文化，但也普遍地追求“洋气”。

中国城市建筑之所以凸显文化的“西强中弱”，有历史原因——如哈尔滨、上海、青岛等，但并不完全是——如深圳、石家庄。其主因之一是长逾百年的西学潮：从“师夷长技”到“全盘西化”。不仅将“古典主义”“后现代主义”等西方理论、思潮视为法典，且建筑材料、工艺、审美、题材等都效仿西方^[2]。“洋气”成为衡量建筑设计的优先指标。中国城市建筑被迎合西方审

美和格式，充斥环柱、山花墙、花窗玻璃、尖肋拱顶等元素，以及追求富丽装饰、宗教神秘的建筑所取代。

1.3 文化表达素养不足

并不是所有设计师、规划者都没有传统文化表达意识。但设计师与传统文化的契合度以及掌控力、表达力不强，其作品常脱离当代体验者的文化审美框架。

例如河北三河的“福禄寿”天子大酒店，“畅言网”（建筑类综合网站）将其评为中国十大丑陋建筑之一。“象形建筑”很多，但如此忠实地原型的鲜见。建筑以“福、禄、寿”三星的传统雕像为主形，高度还原了造型、色彩、服饰。设计师试图用忠实地原型的手法体现中国传统文化，但让人感觉与城市气息极不协调。此外，巴城蟹文化馆、济南佛跳墙火锅城等，也都表现出设计者不善于运用中华传统文化进行表达。

出现这个问题的主要原因是设计者中国传统文化修养不足。自 19 世纪中叶起，中国人开始有组织地走出去学习西方文化。一百多年的留学潮，形成了成体系崇尚西方建筑理论和美学教育的人才群体。他们对西方建筑理论、构造特征及文化元素如数家珍，而对自己国家的文化缺少契合、认同、理解和积累^[3]。

2 建筑个性与传统文化融合的建议

2.1 规划和导向——整体规划、政策导向

我国传统文化具有丰富性和多样性特征。某个特定城市建筑个性与传统文化的融合，必须是政府牵头的政策导向、整体规划。如果任由设计者个性发挥，会使整个城市文化零乱无章，从而失去个性。同时，城市建筑整体规划不能仅从建筑表征上考虑，需要统整经济、自然、历史、人文、功能等要素去综合考量。

例如，茶叶是闽南泉州的经济支柱，茶文化自然成为当地的文化主题之一。其城市建设规划以“茶”为主题，综合考虑建筑既要呈现茶文化元素，又要能够根据地理、气候特点及经济需求，充分满足茶的种植、加工、存储、经营、运输、文旅以及茶文化传播等方面的功能性需求。以安溪馆为代表的茶文化建筑群，不仅在形制上突出了闽南传统建筑风情（如红砖古厝），且集中了茶文化交流、产业展示、文旅推介、制茶体验、非遗体验、茶具制作和鉴赏体验、茶品销售以及物流等功能，系统呈现了茶文化个性。

2.2 理念与路径——立体开发、多元表达

2.2.1 传统观念融入建筑布局

建筑与传统文化融合，不仅在于形态、元素、色彩

等视觉表征，还可以、也应该从传统建筑理念和文化哲思中去寻求更广、更多的融合点。

例如，“天人合一”——《管子·承马》中说，“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城市建设没必要刻意去平山填水，反而应该依山建楼、临水建榭^[4]，构建一座错落有致、移步易景的中国园林式城市，形成独特的中国文化格局——这方面，有山城之称的重庆较具代表性。如湖广会馆，前迎长江、依山而建。

再如，引入中国“择中而立”的礼序，“匠人营国……九经九纬……左祖右社”理念，建筑规划“以礼为本”，呈现中国特有的中正、中庸文化之美——北京的中轴方正布局以及其代表性的四合院，都是这种文化观念在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上的典型体现。

此外，“天圆地方”“道法自然”“阴阳五行”等文化，都可以尝试融入建筑布局和设计。比如重庆人民大礼堂，是依山而建的中式建筑群落，其主体造型契合“天圆地方”、“天地人三合”理念，主建筑使用三层重檐也是对中华传统建筑等级礼序的表达。

2.2.2 到更广的领域寻找语言

建筑与传统文化融合的思路很容易被单纯的建筑学科视域框定。即，在建筑设计中使用中国传统建筑廊、柱、瓦、飞檐、斗拱、隼卯、瑞兽等元素，或者以亭、台、阁、榭等为形制^[5]——这些元素的表征容易被直观解读为中式建筑。

但是，直白地使用中国传统建筑语言和形制，会使建筑与城市的现代格调产生冲突感。而且，单纯的中式建筑本体，也远不能反映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因而，设计者应跳出纯建筑框架，到更广阔的传统文化视域中去寻找灵感、拓展元素。在戏剧、音乐、书法、绘画、文学、民俗、手工、生产、中医等领域，开发更多具有文化语言张力的传统文化元素。

例如河北石家庄正定区，将建筑与古典文学融合，借《红楼梦》影视剧拍摄之机，营建大观园及荣、宁二府，将小说中的场景用建筑语言物化，形成一个具有典型性的文化建筑群落，为这个文旅城区增加了新的文化视点和经济增长点。

又如无锡恒隆广场，设计师深得中国书法精髓，不仅在建筑外观上体现了流畅自如的笔触式曲线外形，而且建筑内部也呈现了中国书法的美妙意境。人在建筑中行走仿佛在墨迹中畅游。

2.2.3 时代视界下的创意重构

简单复刻传统文化，常会使建筑与现代城市审美、功能产生冲突。因而，传统文化个性表达还需与当代审

美、材料、功能等整合，进行基于时代的创意重构。

例如，取材自然是中国传统建筑的显著特征。但是在当代，竹木等自然建材已不适宜大量使用：一方面是与绿色发展理念冲突，另一方面与当代的功能需求产生矛盾——如，竹桥不能满足大载荷交通需求，木材强度不能支撑上百米建筑。对此，设计者可用变通的手段去处理。例如用贴面的方式节省自然材料，或用仿生纹理、质感的现代材料替代。例如用金属去表现传统的木质造型，在满足强度的基础上，使现代感与传统感有机统一。还可将瓦檐用玻璃材料替代，使传统建筑形制产生现代美感，同时满足现代采光和强度需要。如云南昆明万达城连廊竹茶亭、云南丽江云端彼岸等建筑，以“竹”为文化主题，突出了竹的形态、质感，而在建造中则将天然竹材与现代钢材、水泥等材料结合，既在传统中体现出现代感，又保证了建筑强度和耐久性。

中国植物、动物、神兽等意象纹案，以及更抽象的回字纹、如意纹、云纹、编织纹等，在非特定场景（比如古建筑修复、仿古建筑群建造）下直接应用于城市建筑，常会让人感觉“土气”或不和谐。对这些传统纹案，在与现代城市建筑融合时，可考虑对其在文化特征易辨识尺度下，用现代审美观和技法进一步抽象或变形。例如繁复的凤纹，可抽象为极简的线条组合，作为建筑标识、纹饰或雕饰，通过传统元素的现代艺术语法表达迎合当代审美、匹配现代城市风格。如广州塔，远观是极具现代律动美感的简约收腰曲线，又似一个经过变形处理的古典玉壶春瓶，而近观则发现其大量使用了镂空雕花窗、檐角龙纹等岭南建筑风格的纹样，兼具城市现代美与中国传统文化美。

2.3 人本与教育——强化教育，以人为本

建筑不是单纯的艺术品，它兼具功能性、人文性、艺术性。无论从哪个属性看，建筑都不是无机的，而是与人紧密相关的——其设计者、建造者、表达者是人，其体验者、评鉴者也是人。脱离人的意识、感知的建筑，就失去了生命力和实践意义。

所以，在城市建筑与传统文化融合的实践中，必须关照人的因素：不仅是在设计中满足人的需求、匹配人的意志，而且还关照人的条件因素。即，需要有能够通过建筑表达传统文化的人，同时需要能够从建筑语言中感知传统文化的体验者。

而要形成一个传统文化实践和体验群体，唯一途径就是强化传统文化教育。第一，构建并强化从幼儿教育到义务教育再到高等教育全时段、全员性、全课程的传

统文化教育机制。提升全体国民的传统文化素养水平，使作为体验者的国民普遍具有传统文化的审美立场、审美能力、审美意愿，构建传统文化群众基础；第二，加强建筑类大学生传统文化观及传统文化修养教育，使新一代建筑设计者、创造者建立传统文化的价值立场、责任心、使命感，使其具有深厚、扎实的传统文化根底。培养一批既具有传统文化传承意识、信念、责任感，又具有使用建筑语言表达、传播、弘扬传统文化能力的德能兼备人才。

形成庞大的、高素质的传统文化认同、实践、体验群体，城市建筑才能真正与传统文化有机、个性融合并呈现其社会价值。

3 结语

第一，城市建筑与传统文化融合不是要文化自闭，而是要植根于中华固有优秀文化独立个性基础上，大胆引进，用自身文化与世界文化产生共鸣和新融合；第二，城市建筑文化整体规划，但并不压制设计师个性——鼓励个性创新表达，可以使城市建筑既具文化同一性，又具审美多样性；第三，弘扬不意味着守旧。设计者、规划者应具有与时俱进的思想和眼光。能够认识到当代文化在经过历史积淀后，其优秀部分必然由现代意义转化为传统意义，成为传统文化的新“构件”。因而，红色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等当代先进文化，应成为建筑与文化融合的方向；第四，只有强化全民传统文化教育，构建扎实的传统文化环境基础，城市建筑个性与传统文化的融合才能得以实现，并具有实践和发展意义。

参考文献

- [1] 冯楷,王帅斌.传统、现代和自我意识:设计在当代中国的僵局——解读巴西建筑师丽娜·柏·巴蒂[J].建筑与文化,2016(5):202-203.
- [2] 汪辉.我国大空间公共建筑设计中传统文化的现代转译[J].建筑与文化,2018(5):189-190.
- [3] 胡婧羽,张鹤鸣,居方.现代木结构建筑中传统文化内涵的研究[J].戏剧之家,2020(15):200-201.
- [4] 崔二娟.中国传统园林与传统文化交织之美[J].美与时代:城市版,2022(3):62-64.
- [5] 陈含嫣,杨毅诚.传统文化视野下看中国古代建筑的营建[J].美与时代:城市版,2023(11):7-9.

作者简介：潘岩，出生年月：2004年2月，男，籍贯：河北省石家庄市，学历：本科在读，研究方向：建筑学。